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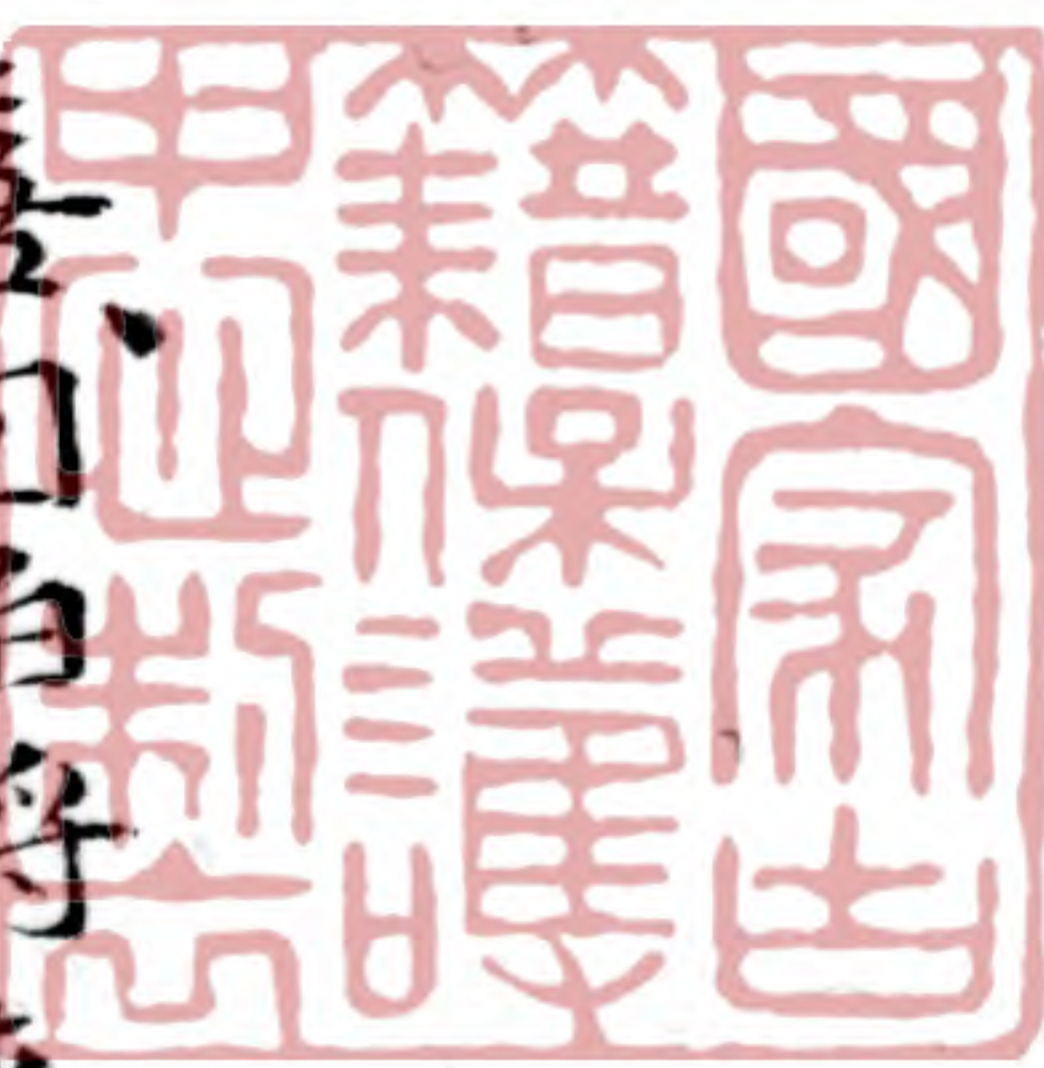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語梨花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宝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歡喜曰怕將來
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已後倘有會人待
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宝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了二則打重
了得有宴將養几个月才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
八月才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听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嬭襲人等來將此
話說与宝玉使他放心那宝玉本就懶与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歲冠礼
服賀吊往还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概杜絕

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亦齊都隨他的便了日只在園中遊卧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去就回來了却每甘心為諸了奴充役竟也得十分閑消日月或如宝釵輩有時見机導劝反生起氣來只說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兒也孝的弔名沽譽入了國賊祿兒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堅辭原為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绣閣中亦染此風真之有負天地鍾靈毓之德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别的書焚了衆人見他如此痴顛也都不向他說這些正緊話了獨有林代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揚名等話所以深敬代玉聞言少述如今且說王凤姐自見金釧死後忽見几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己到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回晚間無人時平兒向平兒道这几家人不

大管我的事為什麼忽然這麼和我貼近平兒冷笑道如連這個都想不到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裡的丫頭如今太太房裡有四個大的一个月一兩良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个月几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兩良子的巧宗兒呢鳳姐听了嘆道是了是了到你提醒了我看这些人也太不識錢也賺錢了苦事情又侵不着弄个丫頭搪塞着身子也就罢了又还想這個也罷了他們几家的錢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弄的送什麼來我就收什麼橫豎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自管遷延着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刺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間薛姨媽母女两个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家吃東西呢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釧兒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个人太太或看准了那个了

頭好就分付下月好發放月錢的。王夫人听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殼使就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這原是舊例，別人屋裡還有兩個呢。太太到不按例了，況且省下一兩良子也有限。」王夫人听了，又想了一想，道：「也罷，這個分例只管潤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良子給他妹。」玉釧兒伏侍了我一場，沒个好結果，剩下他妹，跟着我，吃个双分子，不為過於了。鳳姐答應着，回頭找玉釧兒，笑道：「大喜。」玉釧兒過來磕了頭。玉夫人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見問的奇怪，道：「怎麼不按數給？」王夫人道：「前兒我恍惚聽見有人報怨，說短了一吊錢，是什麼原故？」鳳姐忙笑道：「姨娘

們的，了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位的了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了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報怨不着我，到樂得給他呢。他們外頭又扣着，難道我添上不成？這個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作主。我到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的，他們說：「只有這個項數，叫我也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先時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飢荒，何曾順，溜的得過一遭兒。王夫人所說，也就罷了，半日又問老太太，屋裡几个一兩的。鳳姐道：「八個，如今只有七個，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宝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了頭襲人還算是老太太房裡的人。鳳姐笑道：「襲人原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宝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了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宝玉的人，裁

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這個还可已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裏也添上一才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了頭，每月人各錢一吊，佳蕙等六個小了頭，每月人各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听鳳丫頭的嘴到像倒了核桃車子的，只听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才要咲忙，又忍住，听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好了頭，送去老太太，使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已後几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的答應。

了，咲推薛姨媽道：「姑媽听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裡頭帶着剛硬，要强這字實在難得。王夫人含泪說道：「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孩子二字愈見親熱，故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忽加我的寶玉四我的二字者是明顯襲人是彼の然彼の何如此好我的何如此不好，又氣又愧，寶玉罪有萬重矣。作者有多少眼泪寫此一句，觀者又不知有多少眼泪也。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殼得他長遠的伏侍他一輩子也就罷了。真好文得出鳳姐道：「既這廝樣就開了臉，明放在屋裡豈不好？」王夫人道：「那就不好了。」一則都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寶玉見襲人是了了頭，總有放縱的事，到能听他的勸，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着等再過二三年再說，說畢半日，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來，到至廊簷上。

只見有幾个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來都笑道：「奶！今兒回什
麼事？這半天可是要熱着了？」鳳姐把袖子挽了几挽，趾着那角門的門檻子，笑
道：「這里過門風到涼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眾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
話，太！把二百年都想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已後到
要幹幾樣剋毒事了。」報怨給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
好死的下作東西，別作娘的春夢。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
了頭的錢，就報怨了。偕們也不想一想，是奴幾也，配使兩三个了頭，一面罵一
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說王夫人等這里吃畢西瓜，又
說了一回閒話，各自散去。寶釵與黛玉等回至園中，寶釵回約黛玉往藕香
榭去。黛玉回說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

欲尋寶玉談講，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來，鴉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窟在芭蕉
下都睡着了。寶釵便順着遊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橫三豎四都是
了頭們睡，竟轉過十錦榻子來至寶玉的房內。寶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坐在
身傍，手裡做針線，傍邊放着一柄白犀塵。寶釵笑近前來，悄着的，笑道：「你也過
於小心了。這个屋裡那里還有螻蛄蚊子？還拿蠅帚子趕什麼？襲人不防，猛拍
頭見是寶釵，忙放下針線起身，悄道：「姑娘來了，我到也不防，嚇了一跳。姑娘
不知道，雖然沒有螻蛄蚊子，谁知有一種小虫子，沒這紗眼裡鑽進來，人也看
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咬的。」寶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近小
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虫子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
說着，一面又照他手裡的針線，原來是了白綾紅裏的兜肚，上面扎着鴛鴦。」

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暖啲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值的
費這麽大工夫襲人向床上掀嘴兒寶釵笑道這麽大了還帶這了襲人笑道他原是
不帶的以特之的好了叫我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氣熱睡寔都不留神
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總蓋不嚴些見也就罷了你說這一个就用了工夫還
沒看見他身上現帶的那一个呢寶釵笑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
夫大了脖子低的恠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着
便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躡身剛之的也坐在襲人方才坐的所
在日又見那活計寔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替他代刺不想林黛玉日遇見
史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之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
房裡去找襲人林黛玉却來至窗外隔着紗窗往里一看只見寶玉穿着銀紅

紗衫子隨便睡着在床上寶釵坐在身傍作針線倚边放着蠅帚子林黛玉見
了这个景兒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手不敢笑出來招手見叫湘雲湘雲一
見他這般景况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來一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寶釵素日
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林黛玉口裡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過他來道
走罷我想起襲人來他這午間要到池子裡去洗衣裳想必去了俗們那里找
他去林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声只得隨他走了这里寶釵只剛做了兩三
个衣辦忽見寶玉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
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寶釵听了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過來笑道還沒
有醒呢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候候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曾進來寶
釵道沒見他們進來因向襲人笑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話襲人笑道左不過

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緊說的經。寶釵笑道：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今日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為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丫頭來，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裡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叫他与王夫人叩頭，且不必去見賈母，到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寶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裏走了一淌，回來就說你哥要贖你，又說在這里沒着落，終久算什麼。說了那話，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嗚嗚字妙，尔果條明我决男子何得畏女子，嗚嗚字妙，尔果條明我决男子何得畏女子。從今已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听了，便冷笑道：你到別這麼說。從此已後，我是太的人，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就走。寶玉笑

道：就便笑我不好，你回了太，竟去了。教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没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麼沒意思。難道作了強盜賊，我也跟着罷。再不然，还有一个死呢。人活百歲，橫豎要死。這一口氣不在，不見着不見，就罷了。寶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不用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寔，听了這些盡情實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說冒撞了。連忙笑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喜談者，向之先向他春風秋月，再談及粉淡脂瑩。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又談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談至濃快時，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邀名，猛揀一死，將來棄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

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出於不得已，他才死。宝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踈謀少畧，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汗在心裡，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談亂勸，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弃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他不聖不仁，那天地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該死於時的，如今起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教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宝玉方合眼睡著，至次日也就丟開了。一日，宝玉因各處遊的煩膩，便想起

牡丹亭曲來，自己看了兩遍，猶不愜懷。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中有小旦齡官的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門來找時，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內見寶玉來了，都笑讓坐。宝玉因問齡官獨在那裡，眾人都告訴他說在他房裏呢。宝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來，文風不動。宝玉素習與別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來，身傍坐下，又倍笑央他起來唱。裊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來，就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們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宝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薔薇花下劃蔷字的那一个，又見如此景况，沒來由經過這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寶官等不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宝玉便說了，遂出來。寶官便說道：「畧等一等，薔薇二爺來了，叫他唱是必唱的。」

玉听了心下纳闷，因问番哥儿那去了。裡宝官道才出去了，一定还是龄官要什
么他去变弄去了。宝玉听了已为奇特，便站片时，果见贾蔷送外头来了，手裡
提着个雀儿笼子，上面扎着小戏台，也一个雀儿，也往里去找龄官。见了
宝玉，只得站住。宝玉问他是了什应雀儿，也会啣旗串戏台。贾蔷笑道是个玉顶
金头宝，玉道多少钱买的。贾蔷道一两八钱银子，一面说一面让宝玉坐自己
往龄官房裡来。宝玉此刻把听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龄官是怎样，只
见贾蔷进去，笑道你起来，瞧这个顽意儿。龄官起身问是什应，贾蔷道买了雀
儿，你顽着得天。问儿的，的無个用心。我先顽子，你看说着便拿些穀子哄的那
个雀儿，果然在戏台上乱串，啣几臉旗幟，象女孩子都笑道有趣。獨龄官冷笑
了兩聲，賭氣仍睡去了。贾蔷還只管陪笑问他好不好。龄官道你们家把好好

的人弄了来，关在这牢坑里，學这个牢什子，还不笑你。這會子又弄个雀儿来，
也偏生幹这个，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们，還问我好不好。贾蔷听了
不覺慌起来，連忙賭身立誓，又道今兒我那里的脂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
他来，原說解闷，就沒有想到這上頭罷，放了生兒，你的灾病说着果然將
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龄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个老雀兒
在窩裡，你拿了他来弄这个劳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来，太，叫
大夫来，明不說替我細問，你且弄这个来取笑。偏生我这没人管没人理的，又偏病說着
又哭起来。贾蔷忙道昨兒晚上我问了大夫，他说不相干，他說吃兩劑藥，後兒
再瞧。谁知今兒又吐了，這會子請他去說着，便要請去。龄官又叫站住。這會子
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去請了来，我也不瞧。贾蔷听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宝玉

見了這般景况，不覺痴了。這才領會了，劃著深意，自己站不住，他抽身走了。賈
蓄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願送到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宝玉一心裁
奪盤筭，痴_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代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兒呢。宝玉一進
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我昨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怕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蠅測，
昨夜_光說你們的眼泪，單_光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各
得眼淚罷了。襲人昨夜_光不過是些煩話，已經忘了，不想宝玉今又提起來，便笑
道：「你可真有些瘋了。」宝玉默_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
暗傷，不知將來葬我洒泪者為誰，此皆宝玉心中所懷，也不可十分妄擬。且
說林代玉當下見了宝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里着了魔，來也不便多問，
因向他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的_聽明兒是薛姑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問你出

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宝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沒去，
這會子我又去_沾或_碰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這么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
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里又住的近，又
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_來到那里，磕個頭吃鍾茶，再_來豈
不好看。」宝玉未說話，代玉便先笑道：「你看着人家趕蚊子的分上，也談去走，
宝玉不解，忙問怎麼趕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宝姑娘坐了一坐
的話說了出來。宝玉听了，忙說不談，我怎麼睡着了。襲人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
必去。正說着，忽見史湘雲穿的齊整，走來辭說家里打發人來接他。宝玉
林代玉聽說忙站起來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宝林两个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
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時薛宝釵趕

來愈覺纏綿難捨還是寶釵心內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孀娘待他家
去恐受氣因此到催他去了衆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每逢此時就
知前云為你們到是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忘却嚴父可的囑道使
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時常提着打發人接我去寶玉連、答應了、眼看着他
他上車去了、大家方才進來、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正是、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美人用別號、亦新奇花樣、且韻且雅、呼玄覺滿口生香、
起社出自探春意、作者已伏下回興利除弊之文也、

此回總放筆寫詩寫詞作札、看他詩、復詩、詞、復詞、札、又
札、總不相放、

湘雲詩客也、前回寫之、其今才起社、後用不齊、不離、閑人數
語、數折、仍歸社中、何巧活之筆如此、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卅七回

秋蕪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這年賈政又点了學差，擇子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過宗詞及賈母，起身諸事，
寶玉諸子弟等送至洒淚亭，却說賈政出門去後，外面諸事不能多記。單表寶
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性的曠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正無聊之際，
只見翠墨進來，手里拿着一付幅花箋，送與他。寶玉回道：「可是我忘了，才說要瞧
三妹去的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
是涼着一点兒。」寶玉听说，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姊探謹奉。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詎忍就卧時漏已三轉猶徘徊于桐檻之下未妨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惠昨蒙親勞撫囑復又數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跡見賜何瘼痼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凭床處默之時因思及歷來古人中處名攻利敵之場猶置一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于其中或鑿詞垣或開吟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古之佳談婦雖不才竊同叨棲處于泉石之間而兼慕薛林之技風庭月榭惜未讌集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蓋孰謂蓮社之雄才獨許鬚眉直以東山之雅會讓余脂粉若蒙掉雪而來婦則掃花以待此謹奉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是三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裡拿着一个字帖走來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只等着叫我送來的寶玉打開看時寫道是

不肖男 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天恩認于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大人金福竟認得許多花兒真款噴飯真好新鮮文字並認得許多

名園前日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

男是親男一般皆千古未有之奇文初讀令人不解思之則噴飯便留下賞玩回天氣暑熱恐園中姑

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啓並叩台安男芸跪書寶玉看了笑道獨他來

了還有什麼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為他想着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裡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

宝钗代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里了。却因芸之一字工夫已将诸艳请去省却多少闲文不然必云如何请如何来则必

至有犯宝玉然众人见他追来都笑说又来了一个探春笑道我不美俗偶然起

个念头写了几个帖儿试一试谁知一招皆到宝玉笑道可惜迟了早该起

个社的代玉说道你们只管起社可别算我是不敢的迎春笑道你不敢谁

还敢呢。必得如此。若也如宝玉说典头宝玉道这是一件正紧大事大家鼓

舞起来不要你谦我谦的各有主意自管说出来大家平章。这是正紧大事已妙且曰平章

更妙的是宝姐也出个主意林妹也说出个话见宝钗道你忙什么人还不全

呢。妙宝钗自有主一语未了李纨也来了进门笑道雅的紧要起诗社我自

荐我掌坛前儿春天我原有这个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会作诗瞎乱些

什么回而也忘了就没有说得既是三妹高高兴兴我就帮你作起来。看他又是

分叙单传代玉道既然定要起诗社偕们都是诗翁了先把这些姐妹叔嫂的

字樣改了才不俗。看他写代玉李纨道极是何不大家起个别号彼此称呼则

雅。未起诗社先起别号我是定了稻香老农再无人占的。最妙一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

居士罢。宝玉道居士主人到应不恰且又瘰癧这里梧桐芭蕉儘有或指

梧桐蕉起了到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称蕉下客罢众人都道别致

有趣代玉笑道你们快牵了他去顿了脯子吃酒众人不解代玉笑道古人曾

云蕉葉覆鹿地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了快作了鹿脯来众人听了都笑

起来探春因笑道你别忙使巧話来骂人我已替你想了个极当的美号了又

向众人道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

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後都

叫他作潇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说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頭方不言語極
趣極耶謂夫人必自悔然後人悔之看回一
諛便勾出一笑号来何等妙文哉另一花樣
李纨笑道我贊薛大妹也早已

想了个好的也只三个字惜春迎春都忙问是什麼
妙文迎春惜春故不能答
他二人问试思近日诸豪宴集雄语偉辯之时座上
言然不便撕之不序故揮
或有一二愚夫不敢接谈然偏好问亦真可厭之事也
李纨道我是封他为蘅蕪

君了不知你们如何探春道这个封號極好宝玉道我呢你们也替我想一个
必有宝釵笑道你的号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的狠
真恰當形
李纨道你还
是问

是你的旧号絳洞花主就好
妙極又点前文通部中送頭至末前文已過者恐
去之冷落使人忘怀得便一点未未者恐来之突
然或先代一線皆
行文之妙訣也
宝玉笑道小时候幹的营生还提他作什麼
報言如聞不知
大時又有何營

生探春道你的号多的狠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着就是了
更
若只管挨次一个一个小起
宝釵道还得我送你个号罢有最俗的一个号却
則成何文字
另一花樣

於你取当天下难得的是富貴又难得的是閑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
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閑人也罷了宝玉笑道當不起到是随你们混叫

去罢李纨道二姑娘三姑娘起个什麼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个號作
什麼
假斯文守錢虜
探春道如此也起个淡是宝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

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香榭就完了李纨道就是這樣好但序
齒我大你们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情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个人起社我和二姑

娘四姑娘都不會作詩頂得讓出我們三个人去我們三个各分一件事探春
笑道已有了號还只管這樣称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个罰約俚好

李纨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里地方大竟在我那里作社我虽不能作詩
这些詩人竟不厭俗客我作个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来了于是推我

这些詩人竟不厭俗客我作个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来了于是推我

作社長我一个社長自然不設必要再請兩位副社掌就請菱洲藕榭二位
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作若遇見容
易些的題目韻脚我們也隨便作一首你們四個却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
若不依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听了这
话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说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強
只得依了回笑道这话也罢了只是自想好笑好的我起了个主意及叫你
們三個來管起我來了寶玉道既這樣借們就往稻香村去李纨道都是你忙
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几日一会纔好探春道若只
管会的多又沒趣了二月之中只可兩三次纔好寶釵點頭道一月只要兩次就
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愿加一社的或情愿到

他那里去或附就了來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乎人都道這个主意更好探
春道只是原係我起的意我湏得先作个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典李纨道既
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去
題菱洲限韻藕榭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竟是拈鬮公
道李纨道方才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到是好花你們何不
咏起他來真正好題妙在未起詩社先得了題目迎春道都还未賞先到作詩寶釵道不過是白
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才作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若都是等
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真詩人語迎春道既如此待我限韻說着走到書
架前抽出一本詩來随手一揭这首诗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中人看了都說
作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个丫丫頭道你隨口說一个字來那丫頭正倚

門立着便說了門字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韵十三元了頭一個韵定要這門字
說着又要了韵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鉅又命那小了頭隨手拿四塊那
了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宝玉道這盆門兩字不大好作呢侍書一樣
預備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代玉或撫梧桐或看秋色或又
和了環們嘲笑看他草迎春又命了姪姪了一支夢甜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三
寸來長有灯草粗細以其易燃故以此燃為限如香燼未成便要罰好香常能
樣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面遞與迎春因向宝釵衛蕪君何有了宝
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宝玉背着手在迴廊上踱來踱去因向代玉說道你听他們都有了代
玉道你别管我宝玉又見宝釵已騰寫出來因說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才有了四句
又向代玉道香快完了只管蹲了那潮地下作什麼代玉也不理宝玉道我可顧不

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罷說着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
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取公道理豈
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眾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是

咏白海棠限門盆魂痕昏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兩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肌骨易銷魂。芳心
一点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黃昏。次看宝釵的是
珍重芳姿畫掩門。宝釵詩全是自寫身分諷刺時事只以品行為先才技為末
識巧流蕩之詞綺靡穠艷之語一洗皆盡非不能也屑而不
為也寂恨近日小說中一百美自携手甕灌苔盆。胭脂洗出秋階影。冰雪招來
人诗词语氣只得一个艳稿露砌魂。看他清自厲終淡極始知花更艷。好極高情巨眼能凡人哉愁多馬
不肯作一輕浮語得玉無痕。看他諷刺林欲償白帝憑清潔。看他收到自己身上不語婷。日

又昏

李纨笑道到的是蘅蕪君说看又看宝玉的道是

秋容浅淡映重门。七节攒成雪满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晓风

不散愁千点。这句直是自宿雨还添泪一痕。妙在终不忘代玉独倚画栏如有意。清砧

怨笛送黄昏。宝玉再细心作。只怕还有好的。只是一心挂着代玉故手安不警也。大家看了。宝玉说探春的好。李

纨终要推宝钗。这诗有身分。因又催黛玉代玉道。你们都有了。李纨等着他写

道是

半捲湘簾半掩門。且不说花且说看花的人起的突然别致。碾冰為土玉為盆。極妙料定他自看

了这句。宝玉先唱起彩来。只说没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是

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眾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说果然比別人

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是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試啼痕。虛敲倍比真逸才。嬌羞默。同誰訴。倦倚

西風夜已昏。看他終結到自已。一人是一人口氣。逸才仙品。固讓鞏現。眾人看

了都道是这首為上。李纨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

蘅稿探春道。这评的有理。潇湘妃子當居第二。李纨道。怡红公子是壓尾。你服

不服。宝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了。这评的太公。話內細思。則似有不服先評之意。又笑道。只是蘅蕪

二首还要斟酌。李纨道。原是依我评论。不与你们相干。再有多说者。必罰。宝玉

听说只得罢了。李纨道。從此後。我定於每月初二十六。这两日。開社出題限韵。

都要依我。这其间你们有高興的。只管另择日子。補開。那怕一个月。每天都開

社。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这两日。是必往我那里去。宝玉道。到底要起

个社名才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特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詩

開端就叫个海棠社罢虽然俗些曰真此事也就不碍了說畢大家又商議

了一回略用些酒果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

當下別人無話一路總不大寫薛林與頭可見他二人並不有意於此不寫薛林正是大手筆獨他二人長于詩必使他二人為之則投腐

矣全是錯綜法且說襲人忽然寫到襲人真令人不解看他如何終此詩社之文曰見宝玉看了字帖兒便慌張

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

尚是那里來的婆子們便將宝玉前一番緣故說了襲人听说便命他們摆好

讓他們在下房里坐了自已走到自己房內秤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

錢走來都遞与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拍花來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

吃罢那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

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諛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有四個原預備

裡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麼差使我們分付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麼差使今兒宝

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与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

叫後門小子們僱輛車來回來你們就住這里拿錢不用叫他又往前頭混

去不去理去會去不去知去是去何去碟去却去見去隔去子去上去碟去槽去空去有去妙去極去細去極去因去此去處去係去依去古去董去式

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個

纏絲白瑪瑙碟子那去了眾人見問都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起来半日晴雯

笑道給二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已

的拿这个去晴雯道我何常不也是這樣說他說這个碟子配上鮮荔枝才好看

然

好看原該如此，可恨今之有
一二好花者，不肯像景而用。我送去三姑娘也見了，說好看，叫連碟子放着。就
沒代來你再瞧那隔子，俚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秋紋嘆道：「提起瓶
來，我又想起嘆話。我們寶二爺說：『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那日見園
里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掉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己園里的才開
的新鮮花，不敢自己先頑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掉好了，叫丫
人拿着，親身送一瓶進太太，又進一瓶與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
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太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無不可見人
就說：「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報怨我疼他，你們
知道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那日竟叫人拿
几百錢給我，說我『可憐見的』，生的單柔，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几百錢事小，

難得這個臉面，及至到了太太那里，太太正和二奶、趙姨奶、周姨奶、好
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給那一個。一見了連衣裳
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在傍邊湊趣兒誇寶玉，又是怎樣孝敬，又是
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着眾人，太太自為又增了光堵了衆人
的嘴，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橫豎
也得，却不像這個彩頭。晴雯嘆道：「呸！沒見識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
批刺下的纔給你，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刺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
晴雯道：『要是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刺下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里的人，
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刺的纔給我，能可不要沖撞了太太，我
也不受這口軟氣。』秋紋忙問：「給這屋里誰的？」我因為前兒病了几天，家去了不

知是給誰的好姐，你告訴我，知道，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到這會退
還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自自喜喜，那怕給這屋里的狗剩下
的，我只領太的恩典，也不犯管別的事，眾人听了都笑道罵的巧，可不是給
那西洋花点子哈吧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
打牙兒，一個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得了我，實在不知道我
陪個不是，豈襲人笑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緊正緊，看他忽然夾寫
總不脫落正事，所謂此書一回是兩段，中却有無限事體，或有一語透至一回
者，或有反補上回者，綜錯穿插，從不一氣直起直瀉至終為了。
麝月道那瓶兒也該得空收來了，太太屋裡還罷了，太太屋裡人多手雜，別
人還可以，趙姨奶奶一夥的人，見是這屋里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才罷，太
也不大管這些，不如早些收來，正緊晴雯听说便擲下針，苗道這話到是等

我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笑道我偏取一遭兒去，
是巧，踪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通共秋了頭，得了一
遭兒衣裳，那里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我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不見衣
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我太太的公費里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
也定不得，說着又笑道你們別和我粧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
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里取了碟子來，襲人打點齊備，東
西，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宋送也隨，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
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那宋媽道姑娘只管交
給我，有話說與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的，襲人听说便端過兩個小櫃指
盒子來，先揭開一個，里面裝是紅菱和雞頭妙，兩樣鮮果，又那一個是一碟

子桂花糖蒸新粟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借們這里園里新結的菓子。宝二爺送來與姑娘嚐。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單頑罷。妙隱這一件公案余想襲人必要瑪瑙碟子盛去何必驕奢輕發如是耶固有此一案則無恠矣。這絹包兒里头是姑娘上日叫我作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糙能用罷替我們清安替二爺问好就是了。宝二爺不知還有甚說什麼的姑娘再問。去回來又別說忘了襲人因向秋紋方才可見在三姑娘那里秋紋道他們都在那里商議起什麼詩社呢又都作詩想來沒話你只去罷。宝二爺听了便拿了東西出去另外穿帶了襲人又囑付他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等着呢。宝二爺去後不在話下。宝玉回來先忙着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宝二爺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诉了宝玉。听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里有件事只是

想不起来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里若少了他還有什麼意思襲人勸道什麼要緊不過頑意兒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里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要來又由不得他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宝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着宝二爺已經回來回復道生受與襲人道之。又說問二爺作什麼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麼詩社作詩呢史姑娘說他們作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宝玉听了立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着叫人接去。賈母回說今晚天晚了明日一早再去。宝玉只得罢了。回來悶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才來了。宝玉方放了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其他韵他後來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

再说湘雲笑道你们忘了请我。还要罚你们呢。就拿韵来。我虽不能口得免。强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愿。中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欢。都埋怨昨日怎忘了他。遂忙告诉他韻。史湘雲一心只顧頭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說有話。心內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可見起是好文字。不管越講究筆墨。怎樣就有了。越用工夫。終成塗雅。先笑說道。我却依韵和了兩首。更奇。想前四律已將形容盡矣。一首猶恐重犯。不知二首又從何處筆好。歹我却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着遞与中人。道。我們四首也笑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到弄了兩首。那里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們。一面說

一面看時。只見那兩首诗寫道。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門。落想便新奇。不落彼四套。種得藍田玉一盆。好盆字。押得更穩。總自是霜娥偏愛冷。又不脱自己。將來形景。非關倩女亦离魂。秋陰捧出何方雪。拍案叫絕。壓倒羣芳。在此一句。

雨漬添來隔宿痕。却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真好。其二。蘅芷階

通蘿薜門也。宜墻角也。宜盆也。更好。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為悲秋易斷魂。玉燭滴乾風裡泪。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夜色昏。二首真可壓

詩文是奇。恠之文。總令人想不到。忽有二首未歷卷。眾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说這

个不枉作了海棠詩。真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个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眾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詩与他評論了一回。至

晚。宝釵將湘雲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雲灯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宝釵听他说了半日。皆不妥当。却于此刻。方宜宝釵。目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虽然是个頑意見。

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里你又作不得主。一个月通共那几串錢。你还不勾盤纏呢。这会子又幹這沒要緊

的事你婦、聽見了越發報怨你。况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道也不
約勾、難道為這個家去要去不成。還是知住這里要呢。夕話提醒了。湘雲到躊躇起
來。寶釵道：「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我們當舖裡有一個夥計。他家田上出的好
肥螞蟬。前兒送了几斤來。現在這里的人。沒老太太。起連上園裡的人。有多一
半都是愛吃螞蟬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里賞桂花吃螞蟬。因為
有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管普通一請等他們散了。俗們有
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說要几羹極肥極大的螞蟬來。再往舖子裡取
上几罈好酒。再備上四五掉果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听了。心中自
是感服。極讚他想的周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千萬別多
心想着我小看了你。俗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的。」

湘雲忙笑道：「好姐姐。你這樣說倒多是心待我了。憑他怎麼糊塗。連个好歹也不
知。還成个人了。我若不把姐、當作親姐、一樣看。上回那些家常話煩難事
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寶釵听说便嘆一個婆子未出去。和大爺說。依前日的
大螞蟬。要几羹來。明日飯後請老太太。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多別忘了。我
今兒已請下人了。必得如此叮嚀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這里寶釵又向
湘雲道：「詩題也不要过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詩中。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
極險的韻子。若題遇于新巧。韻过于險。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氣。詩固然怕
說熟話。更不可过于求生。只要頭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子究竟這
也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業。一時閑了。到是於身心有益的
書看几章。是正緊。湘雲只答應着。因笑道：「我如今心里想着。昨日作了海棠詩。」

我如今要作个菊花诗如何宝釵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道
我也是如此想着恐怕落套宝釵想了一想说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為賓以人
為主竟擬出几个題目来都是两个字一个虚字一个实字就用菊花為賓以人
用通用人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作过也不能落套賦景咏物
而関着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这却很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虚字俛好你先
想一个我听宝釵想了一想说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个
菊影可使得宝釵道也罢了只是也有人作过若題目多这个也爽搭的上我又
有了一个湘雲道快说出来宝釵道问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说道我也
有了訪菊如何宝釵也讚有趣目说道越性擬出十个来寫上再来说着二人
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宝釵便念一時湊了十个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个还

不成幅越性湊成十二个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画冊頁一樣宝釵听说又想
了两个一共湊成十二又说道既这样越性編出他个次序先後来湘雲道如
此更妙竟弄成个菊譜了宝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
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
故折来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竟菊無彩色第六是咏菊既
入詞章不可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画菊既為菊画如是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
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如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替菊如此人事雖
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
之盛这便是三秋妙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
限何韵宝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韵分明有好诗何苦為韵所縛俗們別奈那小

家派子頭出題不拘韻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為奈那難人湘雲道這話狠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俗們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誰作那一個就作那一個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也可不能的一首不成也可高才捷足者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後趕着又作罰他就完了湘雲道這到也罷了二人商議妥貼方纔息燈安寢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題曰菊花詩榜蟬吟偏自太君前阿鳳為許証諧中不
失體簪簪牙兒花婢中多少放肆之迎合取樂寫
來似難入韻却輕用弄水戲魚看花等遊玩事及
王夫人云這裡風大一句收住入韻並無纖毫牽強此
重作輕抹法也妙極好為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話說寶釵湘雲二人計議已妥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

等都说到是他有興頭須要擾領他若在世俗小家則云你是客在我們這雅興舍下怎麼反擾你的呢何可笑

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地方

好必如此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必是王夫人鳳姐道

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河阿裡水如此又碧清坐在河當

中亭子上豈不敞亮知者學水看着水眼也清亮豈其然乎賈母听了說這話很是說着

引了眾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曲廊可通

亦是跨水接岸，後面又有曲折竹橋，暗接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來挽着賈母，口里說：「老祖宗只管邁大步走，不相干的。」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吱的，如其勢如臨其上，飛走非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欄杆外另放着兩張竹葉，一個上面設着杯筋海具，一個上頭設着茶筴、茶盃、各色茶具。那邊有兩三了了頭，煽風爐煮茶，這一边另外几个了頭也煽風爐燙酒呢。賈母喜得忙問：「這茶想的到狠好，且是地方東西都干淨。」湘雲笑道：「這是宝姐，幫着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个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对子，命人念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棹

菱藕香深瀉竹橋

妙極。此處忽又補出一處，不入賈政試才一回，皆錯綜其勢，不作一直筆也。

賈母听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裡也有這麼一个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們這麼大年紀，同姊妹們天天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不容易救了上來，到底被那木釘把頭碰破了。如今這鬃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殘破了。衆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話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嘆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个窩兒，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到凸高出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衆人都笑軟了。看他忽用閑，又補出此書之前，似已有一部十二釵的一般，令人遙憶不能一見。余則將款補出枕霞閣中十二釵來，豈不又添一部新書。

賈母嘆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

姐笑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里討老祖宗笑一笑閉心一高興多吃
兩個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兒叫你日夜跟着我到常啖覺的開心不許
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賈老太因為喜歡他才慣的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兒越
教無禮了賈母笑道我喜歡他這樣況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位的孩子家常
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豎禮體不錯就罷沒的倒叫他沒神兒似的作什麼
近暴發專講理法竟不知禮法此似無禮而禮法并所謂整瓶不動半瓶搖又曰習慣成自然真不謬也說省一齊進入亭子
獻過茶鳳姐忙着搭棹子要盃筋上面一棹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寶玉東邊一棹
史湘雲王夫人迎探惜西邊靠門一小棹李纨和鳳姐的虛設坐位二人皆不
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棹上伺候鳳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放在蒸
籠里拿十斤來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剥蟹肉頭次讓

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己制捧着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與賈母二次的便
與寶玉又說把酒燙的滾熱的拿來又命小丫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薰
的菘豆面子來預備洗手史湘雲陪着吃了一個就下坐來讓人又出至外頭
命人盛兩盤子與趙姨娘周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吃
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邊廊上摆了兩
棹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鴛鴦回向鳳姐笑道二奶二奶在這里伺
候我們可吃去了鳳姐免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着史湘雲仍入
了席鳳姐和李纨也胡乱應个景兒鳳姐仍是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
等正吃的高興見他來了鴛鴦等站起來道奶二奶又出來作什麼讓我們也受
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小蹄子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情抱還報怨我還

不快斟一鐘酒來我喝呢。鴛鴦咲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邊。鳳姐一揚脖子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到鳳姐唇邊。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壳黃子送來。鳳姐道：多到此薑醋之面也吃了。笑道：你們坐着吃罷。我可去了。鴛鴦咲道：好沒臉吃我們的東西。鳳姐兒咲道：你和我少作怪。你知道你連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討了你作小老婆呢。鴛鴦道：啐，這也是作奶子說出來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美不得說着。趕來就要抹鳳姐兒。央道：好姐，饒我這一遭兒罷。琥珀咲道：鴛鴦了頭要去了，平了頭，還饒他。你們看，他沒有吃了兩個螃蟹，倒喝了一碟子醋。他也美不會攪酸了。平兒手裡正搯了个滿黃的螃蟹，听如此奚落，他便拿着螃蟹照着琥珀臉上抹，口內笑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着往傍邊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

恰，的抹在鳳姐兒腮上。鳳姐正和鴛鴦嘲笑，不妨啼了一跳，噯呀了一聲。衆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咲起來。鳳姐也禁不住咲罵道：死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趕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這是个報應。賈母那邊聽見一疊聲，問見了什麼。這樣樂，告訴我們也咲。鴛鴦等忙高声咲回道：二奶，來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的螃蟹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听了也咲起來。賈母咲道：你們看他可憐見的。把那小腿子，臍子給他点子吃也完了。鴛鴦等咲有答應了。高声又說道：這滿掉子的腿子，二奶，只管吃就是了。鳳姐洗了臉，走來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代玉獨不敢多吃，只吃了一点。夾子肉就下來了。賈母一時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回回賈母。

說這里風大才又吃了螃蟹。老大：還是回房去歇。罷了。若高興明日再來。狂。賈母听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這。麼說，你們就都去罷。回頭又囑咐湘雲：別讓你寶哥、林姐、多吃了。湘雲答應着，又囑咐湘雲：叙二人說你兩了，也別多吃。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麼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着，送出園外，仍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玉道：也不用擺。借們且作詩，把那大團圓掉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着，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此說，還有別人，回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熟螃蟹來，請襲人、紫鵲、司棋、待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毡，命答應的婆子並小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牆

上。眾人看了，都說新奇，固新奇，只怕作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韻的緣故說了一番。寶玉道：「這才是正理。我也最不喜歡韻。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掇了一個綉墩，倚欄坐着，拿着釣杆釣魚。寶釵手裡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仰了桂蕊，擲向水面引的遊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眾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纨惜春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着花針穿茉莉花。看他各人各式，亦如畫家有孤寶釵獨出，刻有攢三聚五，疎密，直是一幅百美圖。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寶釵傍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剝一壳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竿，步至座間，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寫壺非寫壺，正寫代玉。揀了一個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妙杯非寫杯，正寫黛玉揀字有神理。蓋黛玉不善飲，此任興也。了，好看見

知他要飲酒忙看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己斟才有趣兒。」說着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黃酒。目說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微的，

疼酒得熱的，吃口燒酒。」宝玉忙道：「有燒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

來。傷哉！作者猶記矮癩船前以合歡花釀酒乎，屈指二十年矣。代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宝釵也走過

來，另拿一盞杯來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牆上，把頭一個憶菊勾了，底下

又贅了一個蘅字。妙極，韻極。宝玉忙道：「好姐！第二個我已經有了四句了，你讓我

作罷。」宝釵笑道：「我好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

把第八個問菊勾了，接着把第十一個菊夢也勾了，也贅一個滿字。這兩個妙

卿必喜，豈讓他人作去哉。宝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個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個絳字。探春

走來看道：「竟沒人作簪菊，讓我作這簪菊。」又指着宝玉笑道：「才宣過，總不許

帶出閨閣字樣來，你可要留神說着。」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

連兩個都勾了，也贅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也談起个號。」湘雲笑道：「我們家如

今雖有几處軒館，我又不住着，借了來也沒趣。近之不讀書，暴發戶。宝釵笑道：

「方才老太太說你們家也有这个水亭，叫秋露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

你到的是舊主人。眾人都道有理。宝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

一個霞字，又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來，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

雪浪箋過來，一併謄錄出來。某人作的，底下贅明某人的號。李紈等沒頭看到

憶菊 蘅蕪君 真用此號 妙極

帳望西風抱悶思，
蓼紅葦白斷腸時。
空籬舊圃秋無跡，
瘦月清霜夢有知。
念
念心隨歸雁遠，
寒坐听晚砧。
痴
痴誰憐我為黃花病，
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閑趁霜晴試一遊。酒杯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
蠟屐遠來情得。冷吟不盡興悠。黃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拄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携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故。裁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
秋色詩千首。醉酌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護惜。好知并迓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疎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
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嬾。點綴幽。隔座香分二迳露。拋書人對一秋枝。霜清
低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咏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歌石自沉音。毫端運秀臨霜寫。齒噙香對月吟。滿
紙自怜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評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墨。攢花染出几痕霜。淡
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閑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開花為底遲。圃露

庭宿何寂寞。鴻歸只病可相思。休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忙折來休認鏡中粧。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髮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傍。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復重、潛度偷移三迳中。窻隔疎灯描遠近。籬節破月鎖玲瓏。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休踏碎。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睡去依、隨雁新。驚迴故、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哀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歌。宴賞才過小雪時。蒂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半床落月蛩聲病。萬葉寒雲雁陣遲。明歲秋風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眾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纨笑道。等我這公評來。通篇看來。各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菊第一。菊夢第二。菊影第三。題目新詩也。詩立意更新。惱不得要推瀟湘妃子為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宝玉听说喜的拍手叫極。是極公道。黛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此李纨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傅粉。拋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透。李纨笑道。固如此。說你的。曾齒喻香句也。敵的過。

了探春又道。到座要美。蘅蕪君沉着秋無迹。夢有知。把个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宝釵笑道。你的短髮冷。沾着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个縫兒也沒了。湘雲笑道。借誰隱。為虛遲。真个把个菊花問的無言可對。李纨笑道。你的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別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宝玉笑道。我又落第。难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來冷吟不盡。都不是訪。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齒。禽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髮翳。中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迹。夢有知。这几句罷了。就是又道。明兒鬧了我一个人。作出十二首來。李纨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这几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蠟來。就在大圓棹子上吃了一回。宝玉笑道。今日持螯賞桂。亦不可無詩。全是他忙。全是他不及妙極。我已吟成。誰敢還作呢。說着便忙洗了手。提筆

寫出。且莫看詩。只看他偏于如許一大回詩。後又寫一回詩。豈世人想的到的。眾人看道。持螯更喜桂陰涼。潑醋搗

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却無腸。臍間積冷饒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為世人美口腹。坡仙費笑一生忙。代玉笑道。這樣的詩。要一百首也有

看他這一說。宝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尽。不能作了。還貶人家。代玉听了。並

不答言。也不思索。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一首。眾人看道。鉄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鰲封嫩玉雙。滿殼凸紅脂塊。香多肉更冷。卿八足。助情誰

勸我千觴。對斟佳品酌佳節。桂拂清風菊帶霜。宝玉看了。正喝彩。代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燒去。曰。笑道。我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个狠。比方才的菊花

詩。還好你留着他給人看。宝釵接着笑道。我也勉強了一首。未必好。寫出。取笑兒。罷說。眉也寫了出來。大家看時。寫道是。

桂靄桐陰坐奔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里衆人不禁叫絕。寶玉道：寫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又看底下道：酒
未敵惺，还用菊性妨積冷。定須薑子茶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未黍香。衆人
看畢，都說這是食螃蠏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才算大才。只是諷刺
世人太毒了。些說着，只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作什麼。且听下回分解。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三十九回

村嫖，是信口開河

情哥，偏尋根究底

話說衆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作什麼呢？怎麼不來了呢？平兒笑道：他那
里得空兒來。因為說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
要幾斤。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了十斤極大的平兒道：多拿
幾斤團脍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執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
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執道：偏不許
你去。頭見得你有鳳了頭，就不听我的话了。說着，又命你姑們先送了盒子去。就
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說叫奶，和姑娘們

別笑話要嘴吃這盒子裡是方才旧太、那里送來的菱粉糕和鷄油搽兒給
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使喚你來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勸你少喝一
杯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執
攬着他笑道可惜這么个好體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得屋裡使喚不知道
的人誰不拿你當作奶、太、看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喝一面回頭笑
道奶、別、這樣模的我恠疼的、這李氏道暖啣這硬的是什麼、平兒道鑰匙李氏道
什麼鑰匙要緊梯已東西怕人偷了去却帶在身上我成日家人說笑有什
唐僧取经就有个白馬來駝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个瓜精來送盔甲有个風
了頭就有个你、就是你奶、的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做什麼、平兒笑道
奶、吃了酒又拿了我來打趣着取笑兒了、寶釵笑道這到是真話我們沒事

評論起人來你們這几个都是百个裡頭挑不出一个來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執道
大小都有个天理、比如老太、屋裡要沒那个鴛鴦如何使得從太、起那一个敢駁
老太、的回他、現在現敢駁回偏老太、只听他一个人的話、老太、的那些穿帶的
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徑管着不知叫誰騙了多少去呢、那孩
子心也公道、虽然這樣到常替人說好話兒、還到不依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
太、昨兒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道那原是个好的、我們那里比的上
他、寶玉道太、屋裡的彩霞是个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頭老實、心里有
數兒、太、是那麽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由心他都知道、凡百一應事都是他提
着太、行連老翁在家出外去、的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忘了他背後告訴
太、李執道那也罷了、指着寶玉道這一个小爺屋裡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个

什麼田地，鳳丫頭就是楚霸王也得這兩支膀子好，拿千斤鼎，他不是這頭，就得這底，周到了。平兒笑道：先時賠了四個了頭，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不孤鬼了。李執道：你到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你珠大爷在時，曾也沒兩個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爷一沒了，越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个守得住，我到有个膀臂，說自滴下泪來，衆人都道：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到好說。說自便都洗了手，大家約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丫頭打掃亭子，收拾盂盤，襲人和平兒同往前去，讓平兒到房里坐。便問道：這個月的月錢為什麼還不放？平兒見問，忙悄悄說道：遲兩天就放了。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利錢收齊了才放呢。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何苦還捺這心。平兒笑道：這几年拿着這一項銀子，他的公費月例放出去，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歡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使？襲人道：我虽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

只預備我們那一個。平兒道：你倘若要有要緊事用銀錢使時，我那里还有几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兒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怕一時要用起來，不殺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着，一迤出了園門，來到家內，只見鳳姐兒不在房里，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劉姥，和板兒又來了。坐在那邊屋里，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兩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栗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了。妙文，上回是先見平兒，後見鳳姐，此則先見鳳姐，後見平兒也。何綜錯。劉姥，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來，問姑娘好，又說家裡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娘，的安着姑娘來的。因為庄家忙，好不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糧食，瓜菓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並沒敢賣呢。田的尖兒孝敬姑娘奶，姑娘們嚐，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

的也吃膩了。這了吃了野意見也。算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也坐了。又讓張孀子周大娘坐。又命着小了頭子到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兒臉上有些春色。眼眼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和姑娘們只是拉着死灌，不得已喝了兩鐘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道想着要吃呢。又沒人讓我明兒再有人請姑娘可待了我去罷。說着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那螞蟥一斤只好秤了兩斤三斤。這店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斤呢。周瑞家的道：若是上下，只怕還不勾。平兒道：那里勾。不過都是有名見的吃兩斤子。那些散衆的也有摸的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劉姥道：這樣螞蟥今年就值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勾。

我們庄家人過乙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了。

寫平兒伶俐如此

劉姥道：見

過了，叫我們等着呢。說省又往窗外看天氣。

是八月中當開

憲時細緻之甚說道：天好早晚了。

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去城才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到是我替你瞧去。

說省一運去了。半日方來。嘆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

平兒等問怎樣。周瑞家的嘆道：二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的告

訴二奶。劉姥：要家去呢。怕晚了。豈不出城去。二奶：說大遠的。難為他扛

了。些沉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兒再去。這可不投上二奶的緣了。這也罷

了。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姥：是誰。二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說：我正

想今積古的老人家說話。見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倒天上緣分了。

說着催劉姥：下來前去。劉姥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

去了罢平兒忙道你快去罢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得
那个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说省同周瑞家的
引了刘姥，往贾母这边来二门口该班的小厮们见了平兒出来都站了起
来有两个又跑上来赶省平兒叫姑娘。想这一个姑娘非下称上之姑娘也按
娘定是姑，娘之称每見大家風俗多有小童称少主妾曰姑，南俗曰娘，此姑
此書中若干人说话语氣及動用前照飲食諸類皆東西南北互相兼用此姑
娘之称共南北相兼而用矣平兒问又说什么那小厮笑道这会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着
等省我去请大夫好姑娘我讨半日假可使用的平兒道你们倒好都商議定了
一天一个告假又不回奶，只和我胡纏前兒往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他叫不
省我應起了还说我作了情你今兒又来了。分明几回没写到贾璉今忽闹中
令人却如着見听見一般所谓不寫之寫也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
刘姥，眼中耳中又一番識面奇妙之甚。

娘也替他應省放了他罢平兒道明兒一早來听有我还要使你呢再睡的日子
頭晒省屁股再來你這丟帶个信兒給旺兒就說奶的話問省他那剩的利

錢明兒若不交了來奶也不要了就越性送他使罢。交代过襲人的話看他
一層李執之語不謬也不知那小厮歡天喜地答應去了平兒等來至贾母房
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贾母前承奉。妙極連宝玉一併
筭入姊妹隊中了刘姥進去只

見滿屋里珠圍翠繞花枝招展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歪省一位老
婆，身後坐省一个紗羅裏的美人一样的了，好在那里搥腿風姐兒站省

正说笑。奇：恠：文章在川姥，眼中以為阿凤至尊至貴普天下人都該站
省说阿凤獨坐才是如何今見阿凤獨站哉真妙文字

刘姥：便知是贾母了忙上來陪省笑福了福口裡說請老壽星安。更妙賈
母之號
何其多耶在諸人口中則曰老太太：在阿凤口中則曰老祖宗在僧尼口中則
曰老菩薩刘姥：口中則曰老壽星者却似有数人想去則皆贾母难得如此

各盡其妙。劉姥亦善應接。

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有那板

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

仍字妙，蓋有上文，故也。不知教訓者，未看此句。

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

紀了？」神妙之極，看官至此，必愁賈母以何相稱。誰知公然曰：「老親家，何等現成者，斷不能有大方，何等有情理，若去作者心中編出，余斷不信何也。蓋編得出

這等情理。

劉姥忙立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大年

紀了，還這般健朗，比我大好几歲呢。我要到這般大年紀，還不知怎般動不得

呢。劉姥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

那些庄家活也沒人作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姥道：「都還好，就是今

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

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不記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我，都不會不過

嚼的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劉姥

姥嘆道：「這正是老太的福了。我們想這般着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了老

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才聽見風哥兒說你帶些瓜菜

來，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地裡現擷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

地裡的好吃。劉姥道：「這是野意見，不過吃了新鮮，依我們想魚肉吃，只

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令兒既認着了親別室，的就去不嫌我這裡，就住一

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裡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嚐些帶些家去也

算看親戚。一淌風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道：「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場院

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裡的新闻故事見說些，與我們老太

太听。賈母笑道：「風了頭別管他取笑兒，他是鄉屯里的人，老实，那里櫥的住

你打趣他，說着又命人去先拈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

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姥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賈母亦發得了趣味，正說着，鳳姐兒便命人來請劉姥，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與劉姥，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姥去，洗了澡，自己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劉姥換上。一段死喪身分權勢心机口罵賈母也。那劉姥，那裡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裡坐着，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那些替目先生們說的書，還好听。那劉姥，雖是村野人，却生來的有些見識，況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個賈母，高興第二見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听，便沒了話，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每年

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里有坐着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歌馬涼亭，什麼奇，怪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几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還沒出房門，只听外頭柴柁响。我想着必定是有人偷柴柁來了。我爬着窗眼兒一瞧，却不是我們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劉姥笑道：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當了什麼人，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的極標緻的一丫小姑娘，梳着油油光的頭，穿着大紅袄兒，白綾裙兒。劉姥口氣如此。劉姥道：這裡忽听外面人吵嚷起來，又不相干的，別唬着老太太。賈母等听了，忙問怎麼了。丫頭回說：南院馬棚里走了水，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家胆小的，听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喘的口內

念佛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烧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通来请安。又回说已经下去了。老太太请进房去罢。贾母^{直等}是看有火光熄了。方领众人进来。一段为后回作引。然偏于

宝玉爱听
时截住。

宝玉且忙有问刘姥姥。那女孩儿大雪地里作什么抽柴草。倘或冻出病来呢。贾母道都是才说抽柴草惹出火来了。你还问呢。别说这个了。再说的罢。宝玉听说心内虽不乐也只得罢了。刘姥姥便又想了一篇话说道。我们庄子东边庄上有个老奶奶。今年九十多岁了。他天天吃斋念佛。谁知就感动了观音菩萨。夜里来托梦说。你这样虔心。原本你该绝后的。如今奉了玉皇给你个孙子。原来这老奶奶只有一个儿子。这儿子也只有一个儿子。好容易养到十七八岁上死了。哭的什么似的。后果然又养了一个。今年才^纔十三四岁。生的雪团儿一般。聪明伶俐非常。可见这些神佛是有的。这一夕话时合了贾母

王夫人的心事。连王夫人也都听住了。宝玉心中只记挂着抽柴的故事。目闷的心中筹画探春回。问他昨日扰了史大妹妹。咱们回去商议着邀一社。又还了席也。请老太太赏菊花。何如。宝玉笑道。老太太说了还要摆酒还史妹妹的席。叫你们作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咱们再请不迟。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兴。宝玉道。老太太又喜欢下雨下雪的。不如咱们等下头场雪。请老太太赏雪。岂不好。咱们雪下吟诗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咱们雪下吟诗。依我说还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还更有趣呢。说着宝钗等都哄了。宝玉瞧了他一眼也不答话。一时散了。背地里宝玉^{到底}的拉了刘姥姥。细问那女孩儿是谁。刘姥姥只得编了。告诉他道。那原是我们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个小祠堂里供的不是神佛。当先有个什么老翁。说着又想名姓。宝玉道不

狗什麼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姥道：「這老爺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茗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愛如珍寶，可惜這茗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寶玉听了，跌足嘆息，又問後來怎麼樣。劉姥道：「因為老爺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茗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沒了，廟也爛了。那像就成了精。寶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難死不死的。劉姥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當他成精，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庄店道上鬧怪，我才說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庄上的人還商議着要打了這塑像，平了廟呢。寶玉忙道：「快別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劉姥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明兒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都是善人，合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脩廟塑

神的。我明兒做一個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脩蓋，再粧潢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劉姥道：「若這樣，我托那小姐福，也有几个錢使了。寶玉又問他地名庄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劉姥便順口胡謔了出來。寶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茗烟几百錢，按着劉姥說着方向地名，着茗烟去先踏看。明日回來，再做主意。那茗烟去後，寶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急的把鍋上的螞蟻一般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見茗烟興興頭頭的回來。寶玉忙問可有廟。茗烟笑道：「爺听的不明白，要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我找了一日，我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纔有一個破廟。寶玉听说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劉姥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茗烟道：「那廟門却是朝南開，也是

稀破的我找的正沒好氣一見这个我说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啼的我
跑出來了活似真的一般宝玉喜的嘆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茗烟
拍手道那里有什么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宝玉听了啐了一
口罵道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材這点子事也幹不來茗烟道二爺又不知看了
什麼書或者听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我去碰頭怎麼說
我沒用呢宝玉見他急了忙俯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閑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
我們呢自然沒了若竟是有你豈不也積了陰陽我必重賞呢正說着
只見二門上的小廝來說老太太房里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卷之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宝玉听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說話
呢宝玉未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家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宝玉因
說道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
兒做几樣也不要按掉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
一個十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致賈母听了說狠是忙命人傳与廚房明
日就揀我們愛吃的東西作了按着人數再裝了盒子未早飯也擺在園里吃
商議之間早又掌灯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侵晨先

起來看着老婆子頭們掃那些落葉是八月並擦抹掉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
豐兒帶了刘姥、扳兒進來說大奶、到忙的緊李纨笑道我说你昨兒去不
成只忙着要去刘姥、笑道老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儿
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彀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
的拿下來使一天罢奶、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說話呢請大奶、開了帶
着人搬罢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的小厮叫几个
來李氏站在大觀楼下往上看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往下抬小厮
老婆子了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纨道好生着別慌、張、鬼赶
來似的仔細磕了牙子又回頭向刘姥、笑道姥、也上去瞧、刘姥、听说
爬不得一声兒便拉了扳兒登梯上去進里面只見烏壓、的堆着些圍屏棹

椅大小花灯之類虽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几声佛便下來
了然後鎖上門一齊繞下來李纨道恐怕老太、高興越性把舡上划子槁漿
遮陽幔子都搬了下來預備着中人答應又復開了色、的搬了下來命小厮
傳駕娘們到舡塢里撐出兩支船來正乱有安排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羣人進
來了李纨忙迎上去笑道老太、高興到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擷了
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捧過一个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裡面養
有各色的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朵大紅的簪了髮上因回頭着見了刘姥
忙笑道過來帶花儿一語未完凤姐便拉過刘姥、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
省將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揀了一頭賈母和中人笑的不住刘姥、笑道我
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体面起來中人笑道你还不拔下來擗到他

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个老妖精了。刘姥姥笑道：我虽老了，年轻时也风流，爱个花儿粉儿的，今儿老风流才好说笑。之间已来至沁芳亭子上了，她们抱了一个大锦褥子来，铺在栏杆榻板上，贾母倚柱坐下，命刘姥姥也坐在旁边。因问他这园子好不好，刘姥姥念佛说道：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买画儿，贴时常常闹了，大家都说怎么得也到画儿上去住住，想有那个画儿也不遇是假的那里有这个真地方，谁知我今儿进这园里一瞧，竟比那画儿还强十倍。怎么得有人也照着这个园子画一张，我带了家去给他们看看，死了也得好處。贾母听说，便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这个小孙女，他就会画。等明儿叫他画一传，如何？刘姥姥听了，喜的忙跑过来拉着惜春，说道：我的姑娘，你这么大的年纪，儿又这么个好模样，还有这个能幹，别是个神仙托生的罢。贾母少歇

一回，自然领着刘姥姥都见識了，先到了潇湘馆。一进门，只见两边翠竹夹路，土地下苍苔布满，中间羊肠一条石子漫的路。刘姥姥让出路来，与贾母中人走自己却赶上土地，琥珀拉他说道：姥姥，你上来走仔细，苔滑了。刘姥姥道：不相干的，我们走熟了，的姑娘们只管走罢，可惜你们的那绣鞋别沾脏了。他只顾上头和人说话，不妨底下果跣滑了，咕咚一跤，跌倒中人都拍手呵的，笑起来。贾母笑骂道：小蹄子们还不挽起来，只站着笑。说话时，刘姥姥已爬了起来，自己也笑了，说道：总说嘴就打了嘴。贾母问他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了头们，推一推刘姥姥道：那里说的，我这么娇嫩了，那一天不跌两下子，都要推起来，还了得呢。紫鹃早打起湘簾，贾母等进来坐下，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盏碗茶来，奉与贾母。王夫人道：我们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听说，便命了

頭把自己窓下常坐的一把椅子挪到下首請王夫人坐了。劉姥因見窓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磊着滿的書。劉姥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賈母笑指代玉道：「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姥道：「宙神打量了林代玉一番，方笑道：「那裏像個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衆了頭們，答說在池子里舡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舡了？」李纨忙回說：「統開樓拿几，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听了，方欲說話時，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兒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才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說笑一會，賈母因見窓上紗顏色旧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來就不翠了。這個院子裏頭又沒有个桃杏樹。」

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俗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的，窓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窓上的換了。鳳姐兒忙道：「昨日見我開庫房看見大板箱裏還有好些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出福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一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過這樣的，拿了兩疋去來作兩床綿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听了，笑道：「呸！人都說你沒有不經過，不見過，連這個紗還不認得呢。」明兒還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麼，經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道了他。我們也听鳳姐兒也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個紗比你們年紀還大呢，怪不得他認作蟬翼紗。原也有此像，不知道的，都認作蟬翼紗。正緊名字叫作軟烟羅。鳳姐兒道：「這個名兒也好听，只是我這麼大了，紗羅也見過几百樣。」

沒所見過這個名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几樣沒處放的東西就說嘴
來了那個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晴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
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牖遠處的看著就似烟霧一樣所以叫
作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作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
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了頭沒見連我也沒所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
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窗牖後來我們拿這
作被作帳子試也竟好明兒就我出幾疋來拿銀紅的替他糊窗子鳳姐答
應着眾人都看了稱贊不已劉姥也顧着眼看个不了念佛說道我們想他
作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到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
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袄子襟兒拉了出來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

這袄兒賈母薛姨媽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的上用內造竟比不上
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呢竟連這個官用的也比不上
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青的若有時都拿出來送這劉親家兩疋做一
个帳子我掛下剩的配上裡子做些袂背心子給了頭們穿白収有嫌壞了鳳
姐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起身笑道這屋裡窄再往別處去劉姥念
佛道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
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裡有个梯
子我想又不上房晒東西預備个梯子作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為前頂櫃
収放東西非离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
發齊整了滿屋的東西都好者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看越捨不得离了這里

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說着一徑離了瀟湘館，遠望見池中一群人在那裡撐船。賈母道：「他們既預備下船，俗們就坐一面說着，便向紫菱洲、蓼溆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几个婆子手裡都捧着一色担絲餞，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里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太。」託在那里就在那里罷了。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那里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这里坐了舡去。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麝、琥珀，帶着端飯的人等，趨着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夢翠堂上調開棹案。麝笑道：「天，俗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個篋片相公，拿他取笑兒。俗們今兒也得了一個女篋片。」李紈是個厚道人，听了不解。鳳姐兒却是說的劉姥了，也笑說道：「俗們今兒就拿他取个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的高議。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

好事也不做，又不是个小孩兒，還這般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味道恨不与你相干。有我呢？」正說着，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了環端過兩盤茶來，大家吃畢。鳳姐手裡拿着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烏木三廂銀箸，故攆人位。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抬過來，讓劉親家近我這邊坐。」省衆人聽說，忙抬了過來。鳳姐一面遮眼色與鴛鴦，便拉了劉姥出去。悄悄囑咐了劉姥：「一夕話，又說這是我们家的規矩，若錯了，我们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妙若只姨媽來，則吃飯，則成何文理。賈母帶着寶玉、湘雲、代玉、寶釵一棹，王夫人帶着迎春、姊妹三个一桌。劉姥傍着賈母一棹。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子，好在傍邊拿省漱盂、塵尾、巾帕之物，如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鴛鴦偏接過塵尾來，拂省了。

嫖們知道他要撮弄刘姥，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悄悄問刘姥，說道：別忘了，刘姥道：姑娘放心，那刘姥入了坐，拿起箸來，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凤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拿了一隻老年四楞象牙廂金的快子，與刘姥。刘姥見了，說道：這义爬子比俺那里鉄掀还沉，那里強的過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只見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貼在當地，一個丫頭上來，揭去盒蓋，裡面盛着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凤姐兒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刘姥桌上，賈母這邊說，請刘姥，便站起身來，高声說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个老母猪，不抬頭，自己却鼓著腮，不語，衆人先是發怔，後來一聽上，下，都哈哈大笑起來，史湘雲掌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着桌子，嗔啣，宝玉早滾到賈母懷裡，賈母笑的，撻首，宝玉叫心肝。

王夫人笑的，用手指著凤姐兒，只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掌不住，口里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飯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著他奶媽，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的無一個不灣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來，替他姊妹換衣上的，獨有凤姐鴛鴦二人，掌著，還只管讓刘姥，刘姥拿起箸來，只覓不聽使，又說道：這裡的鷄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偷攬一個，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来，賈母笑的眼淚出來，琥珀在後，揸着，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刘姥，正誇雞蛋小巧，要偷讓一個，凤姐兒笑道：一兩良子一個呢，你快嚼罷，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刘姥便伸箸子，要夾，那里夾的起來，滿碗裡，鬧了一陣，好不容易撮起一個來，纔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箸子，要親

棟
自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了出去了。刘姥嘆道：「一兩良子也沒聽見了响聲，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他取笑。賈母又说誰这会子又把那个快子拿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風了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箸，本是鳳姐和死央手了來的，听如此說，忙收了過去，也照樣換上一双烏木廂良的。刘姥道：「去了金的，又是良的，到底不及俺們那个伏手。」凤姐兒道：「菜里若有毒，這良子下去了就試的出來。」刘姥道：「這個菜裡有毒，俺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來也都端過來與他吃，又命一个老嫗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室中去閑話。這裡收拾過，殘棹又放了一桌。刘姥看着李纨與凤姐兒對坐着吃飯，嘆道：「别的罷了，我

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纔剛不過大家取樂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來笑道：「姥，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刘姥嘆道：「姑娘說那裏話，俗們哄着老太太，鬧个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囑咐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个笑兒，我要心里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為什麼不倒茶給姥，吃刘姥忙道：「纔剛那个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凤姐兒便拉鴛鴦坐下，你和我们吃了，罷省的回來又鬧。鴛鴦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箸來，三人吃畢。刘姥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問：「今兒剩的菜不少，都那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呢，在這裏等着，一齊散與他們吃。」鴛鴦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屋裏平了頭送去。」凤姐兒道：「他早

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不吃了，喂你們的貓。」婆子听了忙揀了兩樣拿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去了？」李執道：「他們都在這里。」一處吃，又找他作什麼。鴛鴦道：「这就罷了。」鳳姐兒道：「襲人不在這里，你到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听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後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婆子道：「想必還得一回子。」鴛鴦道：「催着些兒。」婆子答應了。鳳姐兒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笑探春、素喜、潤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边没有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滿水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西牆上當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陽烟雨圖，左右掛着一付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烟霞潤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没着大鼎，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觀窑的大盤，內盛着數拾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边洋漆架上懸着一个白玉比目罄，傍边掛着小鎚那板兒。畧熟了些，便要摘那鎚子，要擊了。奴們忙攔住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揀了一个与他，說頑，說吃不得的。東边便設着卧榻，拔步床上懸着葱綠双綉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過來看，說這是蠅，這是螞，蚂，刘姥，忙打他一巴掌，罵道：「下作黃子，没干没淨的，乱鬧到叫你進來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眾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着紗窗往後院內看了一回，因說：「這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听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这里臨街到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里听的見，這是俗們

的那十来^幾个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是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習，他們也姓一姓，偕們可又樂了。」鳳姐听说，忙命人出去叫來，又一面分付擺下條桌，鋪上紅毡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回來偕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潤又听的近^見。衆人都說：「那里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偕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坐^着，怕臟了屋子。」偕們別沒眼色，正緊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說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里的話，求着老太太、姨媽太太來坐，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却好，只有兩個玉兒可惡，回來吃醉了，偕們偏往他們屋里鬧去，說着衆人都哄了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來的几个駕娘，早把兩支棠木舫撐來，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劉姥、鴛鴦、玉玊兒上了這一隻落

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兒也上去，立在舫頭上，也要撐舫。賈母在艙內道：「這不是頑的，雖不是河里也有好深的，你快不給我進來。」鳳姐兒笑道：「怕什麼？老祖宗只管放心說着，便一篙點，開到了池當中。舫小人多，鳳姐兒只覓亂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了，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宝玉上了那支，隨後跟來。其餘老嫗散衆了，奴俱沿河隨行。宝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麼還不叫人來拔去？」宝玉道：「今年這几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閑了天，一艇那里還有叫人來收拾的工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留着殘荷了。」宝玉道：「果然好句，已後偕們別叫人拔去了。」說着，已到了花溼的蘆港之下，竟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情。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廈曠朗，便問：「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

順着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艸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弔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賈母嘆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有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里沒帶了來。」說着，命鴛鴦去取些古董來，又嗔着鳳姐兒不送些玩器來，与你妹。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兒等都笑回說：「他自己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說：「他在家里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來一个親戚，看着不像一則年輕的姑娘，房裏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听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繡房精

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狠離了格，免有現成的東西，為什麼不擺若狠愛素淨，少几樣到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這^有鬧心了，他們姊妹們也還學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坏了，我看他們还不信。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梯已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宝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着，叫過鴛鴦來，親自付道：「你把那石頭、盃、景兒和那架紗掉屏，还有个墨烟凍石鼎，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勾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把這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着，笑道：「這個東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個箱子裡，还得慢慢找去。明兒再拿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着，坐了一回，方出來。一迤來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來請過安，因向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生的演。」

習几套罷。文官等下来。往藕香榭去不提。這里鳳姐兒已代着人摆設整齊。上面左右兩張榻。上都鋪着錦裯蓉蓆。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其式不一。个上面放着炉瓶一分。攢盒一个。上面空設着預備放人那喜食物。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是刘姥。刘姥之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宝釵。第三便是代玉。第四迎春。探春。挨次下去。宝王在末。李纨鳳姐二人之几。設于三層檻內。二層紗櫺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鑽自斟壺。一个十錦瑤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借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令。纔有意思。薛姨媽等笑說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要我們醉了。

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去。還有誰笑話。借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纔是。賈母笑道。这个自然。說自便。吃了一盃。鳳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來行更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著。故听了這話。都說狠是。鳳姐兒便拉了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內。沒有貼有的。禮回頭命。小了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鐘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來。鴛鴦未開口。刘姥便下了席。摆手道別。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家人都笑。

道：「這却使不得鴛鴦唱命，小了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了頭子們也笑省，果然拉入席中。劉姥：「只叫饒了我罷。」鴛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姥：「方住了。」鴛鴦道：「如今我說骨牌付兒，從老太：「起順頌說下去。」至劉姥：「止。」比如我說一付兒，將这三張牌折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再說第三張，說完了，合成这一付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比上一句，都要叶韻，錯了的罰一杯。」衆人笑道：「这个令好。」就說出來。鴛鴦道：「有了一付了。」左边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當中是个五與六。」賈母道：「六槁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刺得一張六與么。」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霄。」鴛鴦道：「奏成便是个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鐘馗腿。」說完，大家笑省，喝彩。賈母飲了一杯。鴛鴦又道：「有了一付。」左边是个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朵：「風前舞。」鴛鴦道：「右边还是个大五長。」薛姨媽

道：「十月梅花嶺上香。」鴛鴦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鴛鴦道：「湊成二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飲了酒。鴛鴦又道：「有了一付。」左边長么，兩点，明湘雲道：「双懸日月照乾坤。」鴛鴦道：「右边長么，兩边明，湘雲道：「闲花落地听無声。」鴛鴦道：「中间还得么四末。」湘雲道：「日边红杏倚雲栽。」死央道：「湊成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却被烏啣出。」說完，飲了一杯。死央道：「有了一付了。」左边是長三，宝釵道：「双：「燕子語梁間。」死央道：「右边是三長，宝釵道：「水行牽風翠帶長。」死央道：「當中三六九点。」在宝釵道：「三山半落青天外，死央道：「湊成鉄鎖鍊孤舟。」宝釵道：「死：「風波起：「愁說完。」飲畢，死央又道：「左边一个天，代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釵听了，回頭看着他。代玉只顧怕罰，也不理論。死央道：「中间錦屏顏色俏。」代玉道：「紗幪也沒有紅娘报。」死央道：「刺了二六

八點齊代玉道雙瞻玉座飲朝儀。死鴛道湊成藍子好採花。代玉道仙杖香
挑芍藥花。說完飲了一口。死央道。左边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道
該罰錯了韻。而且又不像迎春。咲着飲了一口。原是鳳姐兒和死央都要听刘
姥的笑話。故意都命說錯。都罰了。至王夫人。死央代說了个下便。談刘姥
刘姥道。我們庄家人間了。也常会几个人弄这个。但不如說的這么好。听少
不得我也試一試。衆人都咲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死央咲道。左边四
是个人。刘姥听了。想了半日。說道。是个庄家人。罢。衆人。閨堂咲了。賈母咲道。
說的好。就是這樣說。刘姥也咲道。我們庄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衆位別
笑。死央道。中间三四綠配紅。刘姥道。大火燒了毛。虫。衆人咲道。這是有
的。还说你的本色。死央道。右边么四真好看。刘姥道。一个蘿蔔一頭蒜。衆人又
笑了。死央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刘姥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个大
倭瓜。衆人大咲起來。只听外面乱嚷。

